

燕子吕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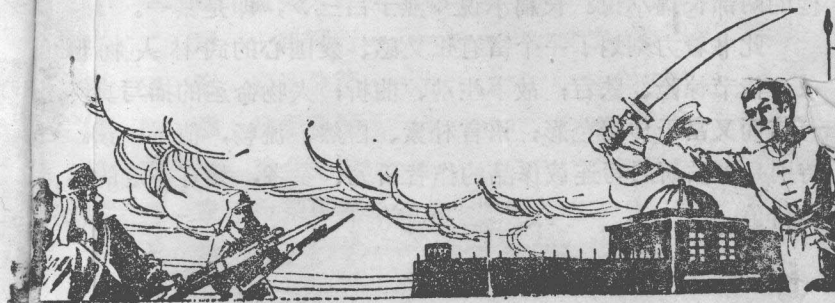
檀林

光明日报出版社



燕子吕三

檀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本书的作者檀林是崭露文坛的多产青年作家。他的作品特点之一，就是很适宜连载。著名作家刘绍棠称赞他的作品是有读者、深有影响的。郑州晚报曾经在不长的两年内，连载过他的两部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燕子吕三》，即是其一。

此书着力刻划了一个富有正义感、爱国心的武林人物形象。情节惊险、跌宕；故事生动、曲折；人物命运的描写真实可信而又富于传奇色彩；语言朴素、自然、流畅，值得一读。特别是可供研习写连载作品的作者研究、参考，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燕 子 吕 三

檀 林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哈尔滨市外文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开本 32 印张 8 插图 5 字数 18 千字

1985年10月第一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907册

统一书号：10263·060

定价：1.50

目 录

第 一 章	血染天宫	(1)
第 二 章	一路同行	(12)
第 三 章	盛情款待	(15)
第 四 章	横生祸端	(22)
第 五 章	难舍难离	(27)
第 六 章	血染租界	(33)
第 七 章	枝子的梦	(39)
第 八 章	一次复仇	(46)
第 九 章	含恨离津	(53)
第 十 章	天桥押刀	(56)
第 十一 章	断指认师	(63)
第 十二 章	日久情重	(72)
第 十三 章	枝子苦恼	(79)
第 十四 章	未名湖畔	(84)
第 十五 章	原是一家	(95)
第 十六 章	吕三从军	(104)
第 十七 章	枝子的心	(112)
第 十八 章	不测风云	(118)
第 十九 章	招灾惹祸	(125)
第 二十 章	拳场黑拳	(135)

第二十一章	秘室奇闻.....	(143)
第二十二章	一朝顿悟.....	(152)
第二十三章	奇祸飞来.....	(162)
第二十四章	机不可失.....	(170)
第二十五章	半截围巾.....	(180)
第二十六章	说者无意.....	(188)
第二十七章	意外相逢.....	(195)
第二十八章	懊悔莫及.....	(208)
第二十九章	如此结局.....	(218)
第三十章	父女绝情.....	(222)
第三十一章	人去物在.....	(238)

第一章 血染天官

故事，发生在一九三〇年……

北平、天津之间，在一片方圆三十里村庄稀少的田野上，苍松茂盛，古柏碧翠，黑压压一望无际。老林正中间，座落着一座相传盛唐所建的古刹，名叫天官寺。这座古寺，近百年间，连遭八国联军入侵，北洋军阀战乱等浩劫，香火衰败了。古瓦上蒿草丛生，门环上金漆剥落，几处断壁残垣，也无人修复。不过，最近来了一伙和尚，用秫秸堵住缺口，整理一番，倒有了起色。

可是，最近微微有些风传，说这一带有丢失人口的事情发生，只不过荒野僻地，没人证实罢了。

却说，这天二更的时候，匆匆走来了两个行路人。

年长的一个，二十七、八模样，年幼的一个，不过十八、九岁。他们气质非凡，装束奇异，对襟衣裳，灯笼裤，腰里扎宽皮带，脚蹬牛皮统练功靴，斜肩插背一个白皮小布包袱，背上各插着一口带鞘的腰刀，颇有点戏台上武生模样。他们风尘仆仆，走到山门之下停住了脚步。

年长的看了看“敕建天官寺”的匾额，用征询的口气开口说道：“三弟，我们就在这儿过夜吧？”

年幼的用袖子朝脸上抹了一把，一屁股坐到大青石台阶上。他累了，细密密的汗珠儿布在了额头和鼻子尖上。年长的打量着弟弟，微微一笑，暴着青筋的大手朝怀里摸索了一

一阵，将一个圆乎乎的东西递了上去。

“烤白薯？”年幼的兴奋地叫道。

“给，吃吧。”

年幼的伸手去接，手到中途，明眸一闪，问道：

“你说，大哥，今天是八月十五吗？”

“嗯。”

他马上将手急速缩回，顽皮一笑，讲道：

“八月十五，神仙到下界享受供果的日子，我们为何不到他们那借点粮食？！”

说罢，双腿一蹬，象个弹簧一样弹了起来，年长的伸手没拉住。他嘻嘻一笑，腰一拧，头一点，双臂一扬，两腿一用力，身子霎时腾空，跳上两米高的古寺高墙，又一闪，跃了下去，象个猫儿一样，轻轻落了地。他闪到墙根阴影里，左右顾盼，四周寂静。他微微吸了吸鼻子，闻到了什么味儿，转过钟鼓楼，进入了正殿。

殿里供着三尊神像。宝案之上，排列着瓜果梨桃、馒头、豆包等各色食品；香炉里，几根残香，青烟袅袅。

他又狡猾地四处张望，转着头屏声静气听了片刻，从小包袱里取出一块小白包袱皮，一纵身跳上了宝案。包袱皮一铺，他就开始收拾起桌上的供品来，不管生熟甜咸，不管粗糙优劣，一味收敛，还不时把什么东西，塞到嘴里大嚼大嚥。

他的兴味正浓，霍然，似乎三尊塑像中间的一个讲话了：“哈哈……你，不要这样慌忙嘛……”

他猛不防，打了个冷颤，一个馒头，失手落地，滚到了墙旮旯里。他下意识地手摸刀把，望着神像。四周静悄悄

的，此刻又没了声息。他虽然有点儿信神，可从没有见过神像会说话，心里惊奇，又有点畏惧。

“怎么？”他开始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莫非刚才听错了？他发了一会儿呆，松开握刀的手，没心再收拾供品了，提起包袱，想走开。这工夫，那尊神像又说话了：

“再，再干一杯嘛，哈哈……”

这一回，他听清了。声音，不是从神像嘴里传出来的，似乎是从它肚里传出来的。他停下步，诧异地观察，发现高大的神像肚脐眼有光亮。

他头稍微一偏，刷一下抽出了明晃晃的钢刀，纵身一跃，奔亮光而来，他要看看个究竟。

走近亮点，才看得分明：原来是神像肚脐间被开了一个窗户。他爬到神像上，登高朝下一望，不禁一愣，但见，窗口下是一个暗厅，里面灯烛高悬，亮如白昼，正中有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鸡、鸭、鱼、肉等各色僧道所不应享受的荤食。两个剃着亮闪闪光头的彪形大汉，分坐桌旁，正在举杯豪饮。在他们身后，还站着十数个虎背熊腰、短衣打扮的小和尚，个个操刀执剑，提棍握棒；有的，腰里还插着现代化武器——手枪。

看神情，颇有点儿象出征厮杀前的送行饯别。

只听首座的一个说道：“师弟，愚兄有点失礼占先了，那个洋娘们儿，真叫人心痒痒。这次，你就不要争了，那洋老板的金银钱财你们尽可多拿，为兄决不争执……”

下首座的一个说道：“大哥，何必这样外道？既然您喜欢那小姐，您就受用。自家弟兄，谁会说什么？”

“好，这话大哥听了痛快。来，干杯！”

“干杯！”

“弟兄们，都喝三杯。来，干！干……”

十几个人围定桌子，自酌自饮。片刻工夫，风卷残云，一桌酒席，尽扫而光。

为首的大汉，从墙上抽出一把宝剑；其次一个，摘下了九环鬼头刀。那些嘴里还嚼着些东西的小和尚，眼盯着他们两个。为首的说道：

“跟我来五个人，去上房收拾洋老板和小姐。剩下的人，跟边二弟去杀除脚夫……”

十几个人，自动分成两伙，被称为二弟的人一招手，领人朝暗厅深处而去。看样子，另有出口。为首的大汉，领人直朝神像肚脐眼这个窗口走来。

“借”供果的小伙子急忙闪到神像后面去了。工夫不大，六个不遵戒规、持刀弄剑的和尚，从窗口钻了出来。他看到这里，心下已经明白，这都是些不法和尚，必是要作奇案。他就把装供果的包袱系紧，放到钟楼下的阴影里，尾随他们而去。

前面的六个和尚三拐两绕，离开正殿、配殿，进入偏后院。三间厢房，门窗紧闭，灯火已熄，悄然无声。他们配合默契，瞬间闪开，有两个人瞭哨，剩下的人开始用刀剑撬起门窗来。

“借”供果的小伙子不敢怠慢，纵身一跃，抱住了一棵古槐，飞爬了上去，居高临下观望。

只听一声呼哨，门窗全部被打开，六个和尚一齐要闯进去。这时就听见一声枪响，一个和尚从窗户台上倒垂着摔了下来。

剩下的五个人，纷纷往门旁窗户台下躲。一会儿，为首的和尚，拔出手枪，在门口往里放了一枪，然后一猫腰钻进屋里。奇怪，屋里的人，却没有开枪，莫非，开枪抗拒的人被打死了不成？

待五个和尚冲进屋里，树上的人跳下来，移步到了厢房窗下，用舌头舔开窗纸，朝里观看：

五个和尚围住了僧床，点亮了蜡烛和火把。床上有两个人。男的是个中年人，五十刚挂零，白净脸，扁鼻梁，戴着金丝框眼镜，鼻下有撮小胡须，西服领带。他无力地靠在床上，左手捂着右手腕子，一股殷红的血，顺着袖子往下滴。女的，十八、九岁模样，一头乌发，高高梳起，一张秀脸，端庄妩媚，虽是惊恐万状，也不失迷人的倩色。

为首的和尚狞笑起来：“哈哈……”他手一挥，手下的几个和尚，一涌上前，把少女和男人死命拉开。

受伤的男人和少女抵挡不住如狼似虎的和尚，顿时被架到两处。少女喊道：“爸爸！爸爸……”她开头说的是汉语，随后，便是听不懂的处国话了。

男的用力挣扎，要不顾一切冲过去，保护少女，喊着：“枝子……”他讲的完全是外语，话刚出口，一个和尚抓起床上的一双袜子，塞到他嘴里。急得他额头青筋暴跳，两眼瞪得滚圆。

那少女又挣扎着往上冲。眼下，她如同一只奶毛未褪的小鹿，撞进了擒虎的网，哪里逃脱得了？

为首的和尚，眼盯着她，口半张半合，也斜个眼，身子前倾，看样子恨不得要将少女一口吞掉。他猛然“哈哈”两声狂笑，冲了上来，两手一夹，把少女凌空举起，然后一

抛，甩到床上。随后一个饿狗扑食，扑了上去。

少女本能地一滚，躲开了他，但咕咚一声，掉到了地上。她又连滚带爬地朝父亲扑去。

为首的和尚大怒，跳下床，又抱少女的腰，把她又夹到床上。

少女挣扎不动，有气无力，绝望、凄凉地喊道：“爸爸，爸爸……”

男人，此刻不晓得哪来的这样的力气，他一甩双肩，把两个和尚抛了个跟头，一个箭步冲上去，拉住那和尚的腿儿，使劲就往床下拖。

那和尚双腿一缩一伸，一下子把男人踢倒了。大声喊道：“徒儿们，把这个外国老板拉出去，甩到庙后王八井里去！”

四个和尚又一涌而上，把男人拖出了院子。

窗下的人怒发冲冠，早已捺不住火气了，左手朝腰间一摸，顺手拉出了一枝尾部拴有红猴的镖。这只镖，五寸长短，头重尾轻，尖部双刃，闪着寒光，异常锋利。

他左手一甩，只见拴红猴的镖在空中“唰”地一响，快似流星，急似闪电，飞了进去。

贼和尚怪叫一声，脑浆迸流，鲜血四溅，身子一翻，又一滚，仰面摔到床下，长满了黑毛的肚皮一挺，一命呜呼了。

本来已经绝望了的少女，喘息了片刻，定定神思，睁开双眼：床上是粘乎乎的血，再瞧瞧床下，那魔鬼一般的恶汉，死掉了。

梦！梦！难道这是一场恶梦？她，又迷茫了。她仰起脸，想再次打量这个情景。这时，她才发现，一个英俊的小

伙子，正用同情的眼光瞧着自己。

满屋子洒进了银白色的月光，也洒到了小伙子身上；他的形象分外清晰，浓眉，大眼，高鼻梁，厚嘴唇。再配上他那一身装束，不知怎么，姑娘马上想到了中国古代传奇故事中的侠客。然而，她脑子里又闪出几个字儿，就意思混杂地脱口说道：“天使，一个天使！是您，您救了我吗？”

小伙子急忙忙对她说：

“小姐，你听我说，这寺不是好寺。和尚，都是歹徒。你，快，快，跟我逃出去吧？”

“啊，天使！”少女又惊又喜，双臂一伸，朝小伙子怀里扑去。她感情太丰富充沛了，而小伙子理解不了，于是本能地往后一退。

姑娘收不住劲儿，就扑到床下去，跌倒在地上。小伙子伸手拉起少女，低声说道：“跟我来！”

就在这个时候，忽听外面有人“哈哈”大笑，高声讲道：

“师兄，你也太性急了吧！”

小伙子和少女闻听此声，顿时收住了脚步。少女，又被恐惧笼罩了，拉住小伙子的手，打起哆嗦来。

小伙子推开少女，“唰”地一声，抽出了钢刀，抢先踢开房门，冲了出去。

外面，站着一个彪形大汉，身高将近六尺，腰圆膀大，腰间别着一把手枪，手提鬼头刀。小伙子判断出，这是天官贼寺的另一个头目，于是朝他挥刀便砍。

贼和尚也是手疾眼快的利落手，见有刀直砍自己的门面，便侧身一躲，闪过来刀。他一个偏身鹰展翅，兜头就朝

少年还刀过来。少年取胜心切，单刀直入，将对方的刀向外一挡，就势刀走里路，便砍对方肋间要害……

忽然，一声长啸，从后院窜出了十几个小喽罗。他们见有一个人和二师兄在拼杀，便各自拉开自己的刀枪剑戟，棍棒勾锤，上前围攻。

少年是全然不惧，亮出手段，一个人奋战十几个。

这铁器“叮当”相碰，乱响，掠过古寺高墙，直向院外传去。

这一下子，可惊动了一个人，就是少年郎的哥哥，那个二十七八岁的壮汉。

本来，淘气而顽皮的弟弟去偷供果，目下还不归回，他肚子里就犯开了思量。这时一听到刀剑相碰的“叮当”声音，他说声“不好！”便紧跑两步，身子一纵，跳上了围墙，又一纵，上了房顶。他不走地面，只走屋脊，直寻搏斗声而去。只听瓦片“咔咔”一阵响，一个隐隐绰绰的身影，一眨眼，已来到了姑娘所在的屋顶上。

那壮汉看清弟弟难以取胜，便把拇指和食指放进嘴里一吹，于是夜空响起了一声尖锐刺耳的长啸。

那壮汉“哈哈”一笑，“咣啷”一声，拔出了刀，说道：

“朗朗月色，清白乾坤，十几个打一个，太不公平了吧，瞧我加上一个去。”

说话间，飞身跳下，挥刀砍向贼首二师兄。

贼和尚们见少年郎来了救兵，心里发慌，一个眼差，有一个喽罗被少年郎砍掉胳膊，嚎叫一声：“哎，娘呀……”倒了下去。

喽罗一喊，又一个害怕，迟了手脚，又被少年郎砍翻了，吓得两个喽罗大叫：“呀……厉害……”

这一喊叫，如同下了撤退的命令，剩下的几个喽罗，只恨爹娘少生他两条腿儿，抱头鼠窜了。

那二师兄正和壮汉拼杀之际，猛见倒了两个人，喽罗们四散，哪儿还敢恋战？一跃跳出圈外，撒腿就跑。

壮汉哪能放他，开步便追。这事说来也奇，要说二师兄是跑不了的，偏偏有一个被少年郎追杀的喽罗吓破了胆，被追晕了头，不朝院里跑，却朝院外逃，一头撞上了壮汉，壮汉一闪身，砍死了喽罗，这工夫，二师兄一纵身跳上院墙，要朝寺外逃跑。

壮汉喊了声：“哪儿逃……”可已经晚了步子……

少年郎看得真切，以闪电般的动作，掏出镖来，朝二师兄飞去，也就是二师兄身子腾空要往下跳的工夫，那只镖也飞到了。只听一声怪叫：“呀！”二师兄滚下了寺墙。

少年郎面生喜色，挥刀追来，跳过墙头来观看。

月色下，看见了自己那只拴有红绦的金镖，他从地上拣起，镖上带血，再看地上，有一把德国造的二把盒子。他分析，必是那东西慌张，摔下来时丢落的……

少年郎放眼望去，这是一片芦苇塘，方圆约有六、七亩地，慢说藏上一个人，就是藏十个，也很难寻找。少年郎狠狠地一跺脚，飞起一脚，把手枪踢飞了，枪在空中翻着跟斗，飞了二十多米，“咕咚”一声，掉进了水塘里；他还狠狠地骂了句：“他娘的……臭蛇螂！”

他鄙视这种武器，认为那是外国人的东西，是鬼机灵，是歪门斜道，只有使刀和镖才是正统，才是真本领。

少年踢飞了手枪，把镖上的血在鞋底上擦了擦放进了腰上缠住的一个小囊中。

“三弟，三弟！”

庙内传出那壮汉低沉而有力的呼叫，少年郎这才作罢，向苇塘大声说：“后会有期，明人不做暗事，我是河北涿郡吕三！”

微风轻吹，秀齐了穗的芦苇草，左右摇晃，远处松林回旋起了他朗朗的回音。他紧跑了几步，跑进了寺内。

那个壮汉迎住了他，低声问：“追上了？”

“不，他跑了……”

壮汉说：“跑就跑了罢！”他见三弟不吭声，直咬牙，便又说：“那些龟孙子们都跑不见了，你怎么和他们打起来了？”

少年郎这才向壮汉叙说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壮汉听罢，严肃的面容朗然一开，嘿嘿笑道：“好样的！”说着，在他肩头上夸赞地一拍。

接着，少年郎把壮汉领到厢房，从厢房里领出了在屋里发傻犯愣的姑娘，他冲壮汉说：

“大哥，这就是那姑娘。您看住她，我救她爹去。”

壮汉说：

“三弟，你在这儿。我去，你累了……”

说毕，他不等少年回答，撒腿朝寺后纵身跑去。

于是，少年郎就象个哨兵，守卫在门口。

天宫寺的内里深处，到处堆放着杂物，几棵古柏，也干枯了，靠近后墙下，有一口八角琉璃井。壮汉一走到后院，就听到井里传来了微微人声：

“嗯嗯嗯……”是喘粗气，也似乎是呼救……

他跑到井口，一看，井口横放着一根碗口粗的大木头顶门杠儿，杠儿的正中系着根大拇指粗细的牛皮绳子。他顺着绳子向下望，黑洞洞，什么也看不见。但却更听清了“嗯嗯”声正是从井底传出来的。

壮汉似乎明白了什么，急忙解开牛皮绳儿，把绳子往上拉。绳索拉上来了有七、八米，壮汉这才看清：一个中年人，鲤鱼浮水姿势地被吊着。

壮汉忙将他提上来，给他解开绳索，从他嘴里掏出堵塞物……

中年人得救了，喜不自禁，抱住壮汉的胳膊：

“先，先生，是，是谁……叫您救我……”

壮汉说：“巧遇了，我们是过路的。”

中年人不禁十分感激，凄然落下了两行泪水，拱手当胸。

“先生，多谢救命之恩呵……”

壮汉豪放地一笑说：

“先生，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到前边去吧。您女儿在等您……”

“是枝子？她也得救了？”中年人又喜又惊……

第二章 一路同行

路见不平的兄弟救出了父女二人，又搜寻了一下古寺，结果发现，这父女的四个随从，一个向导，全被贼和尚杀了。在寺的深处，还关着一群“肉票”，个个饿得面黄肌瘦。他们遣散了“肉票”，然后放火烧了古寺。熊熊大火，把黎明前的森林，照得亮如白昼。

少年郎将包袱举到壮汉面前：

“大哥，这是从神仙嘴边借来的干粮。”

壮汉接过包袱，在草地上把它打开，一看有包子、馒头、炸果子，还有梨、瓜、桃、枣。

“来吧，先生，不必客气。”他邀请那被救的父女二人。

“好，好！”中年人点着头，便拉过包袱坐下，那少女偎倚着父亲，坐在包袱边上。

中年人是白净脸，金丝近视眼镜，不笑不说话，颇有学者风度。他一边小口咬着吃食儿，一边仔细观察两位恩人，吃了一會兒，他拱手当胸问道：

“请问两位恩人，家居何地，尊姓大名？”

壮汉马上拱手回礼道：

“免尊。我家在河北涿郡，在下姓吕，双口吕，排行为长，人称吕大。这是我的三弟，叫吕三。”略停，他便问对方：“敢问老先生，家居哪里，尊姓大名？”